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婦 小鴉兒勇割雙頭

陌上使君原有婦，貪說紅顏，富貴嫌衰朽。
鸞膠續斷從來有，卻只鑽窺，分外尋堤柳。
竊玉偷香還未久，旗桿贏得雙標首。

另出千金求妙偶，二雌相扼皆珠剖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晁大舍出完了喪，謝完了紙，帶領了僕從，出到雍山莊上看人收麥。算計收畢了麥子，即往臨清秦家謝孝，就要妥帖了親事；又兼莊上的廳房樓屋前年被那狐精放火燒了，至今還不敢蓋起，所以也要急急回來，免在鄉間寂寞。

可奈舊年間，有一個皮匠，生得有八尺多長，一雙圓眼，兩道濃眉，高顴大鼻，有二十四五年紀，一向原在雍山後面居住，人都不呼他的姓名，只叫他乳名「小鴉兒」，尋常挑了皮擔，到山前替人做活。雖是個粗人，甚有些直氣。雍山莊上的人都與他認識。

舊年秋裡，連雨了幾日，住的一座草房被那山水沖壞，來到前莊，與一家姓耿的上鞋，說起衝掉了自己房子，要來山前尋屋居住。姓耿的道：「東邊晁家宅內有幾座空房，不知有人住了不曾？你上完了鞋，我合你同去看看。若是沒有人賃去，搬到山前居住，做活越發方便。」小鴉兒上完了鞋，同了姓耿的走到晁家，尋見了管莊的季春江，說道：「小鴉兒要尋座房子居住。」季春江道：「我向日送鞋去上，見你住著自己的房子，且又精緻，如何又來前頭賃房？」小鴉兒道：「昨因連雨，山水將房子衝去了，不是我背了媳婦爬在一株高楊樹上，如今我正在水晶宮快活哩！」季春江道：「原來你吃了這一場虧。房子盡有，我因問房子的都是來歷不明的人，所以都不敢許人。得你來住，早晚上鞋，又省得耽擱，夜晚又好幫我們看家，一時莊家忙動，仗賴你的娘子又好在廚房攪掇。你自己去揀一座如你意的，鎖了門去，看了好日子搬來。」小鴉兒道：「看那日子作甚？我明日搬來就是好日子。」到了日夕，小鴉兒把那皮匠擔寄放在季春江的屋裡，自己空了身走回家去。次日早晨，自己挑了一擔破殘傢伙，同了妻子往新屋裡來。

那妻子姓唐，也是做皮匠的女兒，年紀只好剛二十歲。起先季春江也道是個山婦，誰知是個喬才！雖比牡丹少些貴重，比芍藥少段妖嬈，比海棠少韻，比梅花少香，比蓮花欠淨，比菊花欠貞，雖然沒有名色，卻是一朵嬌豔山葩。但見得：

毛青布廠袖長衫，水紅紗藏頭膝褲。羅裙繫得高高，綾襪著來窄窄。雖不比羊脂玉瑩白身軀，亦不似狗頭金焦黃鬢髮。頸上無四瓣甜瓜，眼內有一灣秋水。時時顧影，慣好兜鞋。件件撩人，且能提領。

季春江看在眼裡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女人，怎在山中住得？虧不盡漢子強梁，所以沒有欺侮。只怕大官人看見。生出事來，但既已招得來家，怎好叫他再去？」沒奈何叫他住了。將近一年，那小鴉兒異常吃醋，那唐氏也不敢有甚麼邪心，同院住的人也不敢有甚麼戲弄。季春江也便放心下了。

從晁大舍到了莊上，那唐氏起初也躲躲藏藏不十分出頭露相，但小人家又沒有個男女走動，脫不得要自己掏火，自己打水、上碾子、推豆腐，怎在那一間房裡藏躲得住？晁大舍又曾撞見了兩次，曉得房客裡面有這個美人，不出來也出來，不站住也站住。或在井上看他打水，或在碾房看他推碾，故意與他扳話接舌。那唐氏倒也低了頭，憑他看也不彩他，任他說也不應他。

那唐氏果肯心口如一，內外一般，莫說一個晁大舍，就是十個晁大舍，當真怕他強姦了不成？誰想這樣邪皮物件，就如那茅廁裡的石頭一般，又臭又硬。見了晁大舍，故意躲藏不迭，晁大舍剛才走過，卻又掩了門縫看他，或是在那裡撞見，你就端端正正的立住，那晁大舍也只好看你幾眼罷了，卻撩著蹺子飛跑。既是這等看不上那晁大舍，就該合他水米無交，除了打水掏火，吃了飯便在房裡坐著，做鞋緝底，縫衣補裳，那一院子有許多人家，難道晁大舍又敢進房來扯你不成？他卻與晁住、李成名的娘子結了義姊妹，打做了一團，只等晁大舍略略轉得眼時，溜到廚房裡面，幫他們捍薄餅、澆水飯、蒸饅饅、切捲子，說說笑笑，狂個不了。這晁住與李成名的娘子，將大捲的餅、饅饅、捲子，與幾十個與他。兩口子吃不了，都囑了來做醬。起先小鴉兒倒也常常查考來的東西。他說晁嫂與李嫂與他做鞋緝底，又央他廚房助忙，所以送與他的。小鴉兒道：「他將東西送你，大官人知道不曾？若是來歷不明的東西，我雖是個窮人，不希罕這樣贓物！」唐氏道：「大人家的飯食，有甚麼稽查？脫不了憑他們廚房裡支撥。大官人沒有工夫理論這個小事。」

一日，因起初割麥，煮肉、蒸饅饅，犒勞那些佃戶。小鴉兒因主顧送了兩雙鞋來要上，在家裡做活，要唐氏在旁邊搓麻錢，不曾進到廚房。晁住媳婦捲著袖，又著褲子，提了一個柳條籃，裡邊二十多個雪白的大饅饅，一大碗夾精帶肥的白切肉，忙劫劫口裡罵道：「你折了腿麼？自己不進來，叫我忙忙的送來與你！」走進門去，看見小鴉兒坐著上鞋，唐氏露著一根白腿在那裡搓麻錢。晁住媳婦道：「嗔道你不去助忙，原來守著他姨夫哩！」

大家說了些閒話，小鴉兒也道了幾聲生受。送得晁住媳婦子去了，小鴉兒問唐氏道：「他剛才叫誰是他姨夫？」唐氏道：「他敢是叫你哩。」小鴉兒說：「我怎麼又是他姨夫了？你合他有甚麼親麼？」唐氏道：「俺兩個合李成名媳婦認義姊妹了。」小鴉兒呢了一聲，說：「偏你這些老婆們，有這們些『胡姑姑』『假姨姨』的！」唐氏道：「罷呀！怎麼？也沒有玷辱了你甚麼！」

兩口子拿著饅饅就著肉，你看他攘額，饑的那同院子住的老婆們過去過來，■兒的啞唾沫。小鴉兒道：「老婆，你聽著！姊妹也許你拜，忙也許你助，只休要把不該助人的東西都助了人！你休說我吃了這兩個饅饅就堵住我的嗓子了！只休要一點風聲兒透到我耳朵裡，咱只是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！」唐氏扯脖子帶臉的通紅，瞅了小鴉兒一眼道：「你怎麼有這們些臭聲！人家的那個都長在額顛蓋上來！你到明日，就搬到一個四顧無人的所在去住，省得人要你的老婆！」小鴉兒道：「婆娘們只在心不正心不正，那在四顧有人無人？那心正的女人，那怕在教場心住，千人萬馬，只好空看他兩眼罷了。那邪皮子貨，就住到四不居鄰的去處，他望著塊石頭也騎拉騎拉。」唐氏道：「情管你那輩子就是這們個老婆！」小鴉兒道：「那麼我要做個老婆，替那漢子掙的志門一坐一坐的。」

小鴉兒吃了飯，上了鞋，挑了擔子出去了。唐氏鎖上門，蹣到後邊廚房裡去了。李成名媳婦道：「你吃的飽飽的，夾著扶坐著罷，又進來做甚！盆裡還有極好的水飯，你再吃些。」唐氏就著蒜苔、香油調的醬瓜，又連湯帶飯的吃了三碗。

晁大舍看見唐氏進來，倒背著手蹣躑躅的走到廚屋門口，故意問說：「這是誰？」晁住娘子道：「這是前頭小鴉兒的媳婦。」唐氏就待放下飯碗。晁大舍道：「你既讓他吃飯，可也尋根菜與他就吃。這咸瓜蒜苔，也是待客的麼？」晁住娘子道：「狗客！脫不了是一家人。他每日進來助忙，倒有些客來待他哩！」

晁大舍轉過背來，唐氏道：「我當大官人不知怎樣難為人的，卻原來這們和氣。」李成名媳婦道：「他只休搶著他的性子，一會家喬起來，也下老實難服事的。如今沒了大奶奶，珍姨又在監裡，他才望著俺們和和氣氣的哩。」唐氏道：「我聽的人說，珍姨是八百兩銀子財禮。卻是怎麼樣個人兒，就值這們些銀子？有八百兩銀子，打不出個銀人來麼？」李成名娘子道：「你看麼！那死拍拍的個銀人，中做甚麼？這人可是活寶哩！」唐氏道：「使這們些銀子，一定不知怎麼標緻。」晁住娘子道：「狗！脫不了是個人，上頭一個嘴，下頭一個扶，胸膛上兩個奶頭。我說他那模樣，你就知道了。合你一般高，比你白淨些，那鼻口兒還不如你俊，那喜溜溜、水汪汪的一雙眼合你通沒二樣；怕不的他那鞋你也穿的。」李成名娘子道：「咱這妹子可沒有他那本事會唱哩。」唐氏道：「怪道要這們些銀子！我就沒想到他會唱哩。」

晁大舍又走到廚屋門口，說道：「你們休只管魔駝，中收拾做後晌的飯，怕短工子散的早。」晁住娘子道：「脫不了有助忙的

哩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這們大熱天，你倒捨的叫他替你們助忙？」晁住娘子道：「怎麼就捨不的？倒弔著他刷井來！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們捨的，我可捨不的。」從這日以後，唐氏漸漸的也就合晁大舍熟化了，進來出去，只管行走，也不似常時掩藏藏的。晁大舍說甚麼，唐氏也便攬話接舌的。

晁大舍幾番就要下手，那晁住合李成名的娘子這兩個強盜，吃醋捻酸，管得牢牢的，休想放一點鬆兒。晁大舍叫人在鼻尖上抹上了一塊沙糖，只是要去舔吃，也不想往臨清去了；也不記掛著珍哥，丟與了晁住，托他早晚照管。可也不知是甚的緣故，晁住也不想他的老婆往鄉里來了一向，也不出到莊上看看。珍哥也不問晁大舍如何只管住在鄉里。晁住的老婆也不想漢子為甚的通不出來看看。不料晁家的男子婦女倒都是沒有掛牽的。

住到將交五月的光景，晁大舍合李成名、晁住兩個娘子道：「如今端午到了，小鴉兒媳婦每日進來助忙，咱也與他兩匹夏布，教他紮刮紮刮衣裳，好叫他替我們做活。」兩個媳婦道：「有兩匹夏布，拿來我們一人一匹做衣服穿，不消與他。我勸你把這根腸子割斷了罷。你只除另娶了奶奶，俺兩個還不知肯讓不肯讓哩！實合你說，如今我還多著李成名媳婦，李成名媳婦還多著我，再要掛搭上他，可說『有了存孝，不顯彥章』。你可是會閃人的？咱濃濟著住幾日，早進城去是本等。」說的晁大舍搭拉著頭張著嘴笑。晁大舍肚喃著說道：「你看這兩個私窠子麼！在家裡就象巡邏一般，巡的恁謹。他那院裡同住著大些人，其餘又燒得四通八達的，沒個背淨去處，這可成了『賴象磕瓜子，眼飽肚中饑』的勾當！」

一日，場裡捆住不曾抖開的麥子不見了二十多個，季春江著實查考起來，領了長工到房客家挨門搜簡。也有搜出兩三個的，也有搜出四五個的，只有小鴉兒家沒有搜得出來。一則小鴉兒早出晚歸的做生意；二則他也不肯做這樣鼠竊狗盜的營生；三則唐氏見成坐了吃還吃不了，何消偷得？傳到晁大舍的耳朵，晁大舍喜道：「這不是天送姻緣！就是人力，那有這般湊巧？」借了這個名色，把那院裡住的人做剛做柔的立了個伏罪的文約，免了送官，盡情驅趕去了。

晁大舍見沒有人了，要走到唐氏房裡去，又恐怕小鴉兒還在家中，故意自己拿了一雙鞋走到他那門外叫道：「小鴉兒，你把這雙鞋與我打個主眼。」唐氏道：「沒在家裡，從早出去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我等著要穿，他可幾時回來？」唐氏道：「今日是集，且不得回來哩。叫管家拿了鞋，集上尋他去罷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那裡去尋他？放在你家等他罷。」晁大舍拿了鞋走到他房內看了一眼，果然小鴉兒不在房中。晁大舍便這等這等，那唐氏絕不推辭，也就恁般憑般。本等是個陌路之人，倏忽做了同衾之侶；你叮我囑，只教不許人知。此後凡有問房的，故意嫌生道冷，不肯招住。

晁大舍曉得小鴉兒在家裡，故意腳影也不到前邊，就是偶然撞見唐氏，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；連唐氏到後邊去的時節，晁大舍對了晁住、李成名兩人的媳婦，絕也合他似往時雌牙扮齒。李成名媳婦對了晁住娘子說道：「虧了你前日說了他那幾句，說得他死心塌地的了。」晁住娘子道：「你若不茁茁實實的說與他，狗攬三堆屎，有了和尚，他還有寺哩！甚麼是看長的人！咱做這枉耽虛名的勾當！」

五月十六日是劉埠街上的集，一去一來有五十里路，小鴉兒每常去做生意，也便就在埠頭住下，好次日又趕流紅的集上做活，說過是那日不回来了。唐氏進在廚房內，遇便與晁大舍遞了手勢。晁大舍到了晚上，李成名娘子出去同他漢子睡了，晁大舍將晁住娘子打發了打發，各自去安歇。

晁大舍約摸大家都睡著了，揉頭，披了一件汗褂，跟著鞋，悄悄的溜到唐氏房門口，輕輕的嗽了一聲。唐氏聽見了，慌忙開門出來，接進晁源房去。悉溜刷拉，不知幹些甚事。

恰好小鴉兒那日不曾到得集上，只半路上，一家子要上嫁妝鞋，盡力上了一日，還不曾上完，便要留他在那裡歇了，次日又好上鞋。小鴉兒道：「既是離家不遠，有這樣皎天的月亮，夜晚了，天又風涼，我慢慢走到家去，明早再來不遲。」慢騰騰的蹭到莊上，約有一更多天，大門久已關閉。小鴉兒叫季大叔開門，季春江還不曾聽見，小鴉兒又不好大驚小怪的叫喚唐氏。晁源聽見是小鴉兒回來，慌做一塊。待要跑出來，又正從大門裡面走過，恐怕劈頭撞見。唐氏說：「你不要著忙，投性放了心。你躲在門背後，不要出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唐氏穿了褲，赤了上身，把房門閉了。

小鴉兒到了自己門口，推了推門。唐氏道：「甚麼人推門？」小鴉兒道：「是我。」唐氏一邊開門道：「你回來的甚好。從頭裡一個蠍子在這席上爬，我害怕，又不敢出去掏火。你送進擔子來，你去掏點火來，咱照他照，好放心睡覺。」又摸了半枝香遞與小鴉兒。那時月亮照得屋裡明明的，怎曉得門後邊躲著一個人？小鴉兒拿著香去點火，晁源人不知鬼不覺走回去了。唐氏把陰溝打掃得乾淨，恐怕小鴉兒試將出來。

小鴉兒點了香來，點著了燈，在牀上再三尋照，那有個蠍子影兒，只拿了兩個蚊蚤。虧不盡一個蠍虎在牆上釘著。小鴉兒道：「就是這個孽畜！」脫下鞋來，要拓死他。唐氏拿住了小鴉兒的手，說：「不要害他性命。」小鴉兒道：「為他不打緊，叫我深更半夜的出去掏火！」唐氏道：「又不是甚麼冷天，咱照看得明白了睡覺，那樣放心。方才困得我前仰後合的，只是不敢睡下。不是你回來，我這一夜也是不得睡的。如今這院裡又沒有別的人家，我越發害怕得緊，往後我不許你夜晚不回來。」小鴉兒說：「逢六就是劉埠集，過七就是流紅集，流紅離著劉埠只八里地，沒的來回好走路哩！」唐氏道：「你明日還往流紅去？」小鴉兒道：「那家子還有好些陪嫁的鞋，還得二日，只怕還上不了哩。」兩口子說了會話，想必又做了點子營生。

次日早晨，小鴉兒吃了幾個冷餅，呵了兩碗熱水，依舊挑了擔子出去。唐氏說：「今日務必早些回來，體教人擔驚受怕的。」唐氏打發小鴉兒出去了，也不刷鍋做飯，只梳洗了梳洗，走到後面去了，沒人處撞見了晁源。唐氏問說：「你吐苦水不曾？」晁源道：「我怎麼吐若水？」唐氏道：「我恐怕你唬破了膽。」

再說天下的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那唐氏自從與晁源有了話說，他那些精神豐彩自是發露出來，梳得那頭比平日更是光鮮，紮縛得雙腳比往日更加窄小，雖是粗布衣服，漿洗得甚是潔淨。晁源恨不得要與他做些衣飾，只怕小鴉兒致疑，不敢與得。

一日，晁源與了他七八兩銀子，故意說是到大門上去失落了，打小廝，罵家人，查那些房客與行走的佃戶。嚷得一地都曉得晁大舍失落銀子。唐氏悄悄的對小鴉兒說道：「大官人的銀子被我拾了。」取出來與小鴉兒看，外面是一條半新不舊的餘東汗巾包裹著，汗巾頭上還係著一副烏銀挑牙，一個香袋。小鴉兒道：「人家掉下的東西，怎好拾了人家的不還？我們一個窮皮匠，怎敢得這些銀子。若生出別的事來，連老本都要拐去哩。」不依唐氏計較，竟自把銀子連那汗巾送還了晁大舍，說是他媳婦拾得。晁大舍故意說道：「我想不曾往別處去，只到大門首看了看牛，回來就失落了銀子，原來是他拾得，空教我比較那些小廝。難為你這樣窮人拾了七八兩銀子不入了己，肯把來還我。天下也沒有這樣好人。我分一半謝你。」小鴉兒道：「我到不全要，我到分一半！我雖是個窮皮匠，不使這樣的銀錢！」抽身去了。晁大舍收了銀子，到第二日，買了一匹洗白夏布，一匹青夏布，四匹藍梭布，兩匹毛青布，叫李成名送與小鴉兒收了。

卻說李成名與晁住兩個的娘子雖然看他他是個老婆，也會合人溜眼，也會合人拿情，到那要緊的所在，說起那武城縣應捕，只好替他提鞋罷了。唐氏光明正大的把那夏布做了大小牽子，穿在身上。小鴉兒也不消查考，晁大舍也不消掩藏，唐氏也不用避諱。只是瞞不過那兩個女番子的眼睛，從新又步步提防起來。

一日，微微的落雨，唐氏送了小鴉兒出去，走進看，看見晁住、李成名兩個媳婦不在跟前，一溜就溜到晁源的房內。李成名的媳婦從磨房出來，晁大舍屋門口有唐氏的濕腳印直到房門口邊，李成名媳婦一手掀開簾子，晁大舍合唐氏正在那裡撮把戲，上竿賣解，忙劫不了。這一番晁大舍倒不著忙，只是唐氏著實惶恐。

須臾，晁住媳婦也就來到，晁住媳婦道：「叫你進來助忙，連這等的忙難道都教你助了不成？你看我等小鴉兒回來，我一盤托出與他。」唐氏道：「你要合他說，我也合俺兩個姐夫說，咱大家都弄的成不的。」李成名媳婦道：「俺們的漢子都管不得俺們的事，俺們都不怕你說。自己的媳婦子養著自己的主人家，問不出甚麼罪來！你比不的俺們。」唐氏道：「你不怕我對你漢子說，我

可對俺漢子說，說是你兩個做牽頭，把我牽上合大官人有的，我破著活不成，俺那漢子渾深也不饒過你，叫你兩個打人命官司。」晁住媳婦道：「你看！這不是犯夜的倒拿巡夜的了！」晁源道：「你三個聽我說：合了局罷！」一邊把晁住媳婦子按倒牀上處置了一頓。李成名媳婦子要往外走，晁源叫唐氏拉住他，別要放出他去，隨即又發落了李成名媳婦子。晁住李成名媳婦兩個對唐氏道：「狠殺我！俺也還個繃兒！」一個摟住唐氏，一個把唐氏剝得上下沒根絲兒，立逼著晁源著實的教訓了他一頓。晁源雖也嘗是管他，不照這一遭管教的利害。從此以後，四個俱做了通家，絕不用一些迴避。

晁源將次收完了麥子，也絕不提起來到莊上已將兩月，也不進城去看看母親，也便不想珍哥還在監裡，戀住了三個風狂，再不提起收拾回去。凡是小鴉兒趕集不回來，唐氏就在家裡邊同晁住娘子三個廝混。李成名娘子倒是每夜出去睡的，夜間沒他的帳算。

後來小鴉兒也漸漸有些疑心，也用意覺察這事，常常的用了計策條然走將回來撞他。誰知凡事的成敗，都有個一定的日子，恰好屢次都撞他不著：不是唐氏好好的坐在屋裡，就是晁源忙忙的走到外面。直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小鴉兒的姐姐嫁在山裡人家，離這雍山只有三十里路，那日是他姐姐的生日，小鴉兒買了四個鯊魚、兩大枝藕、一瓶燒酒，起了個黎明，去與他姐姐做生日，說過當日不得回來，趕第二日早涼回家，方才挑擔出去。唐氏送了小鴉兒出門，對晁大舍和晁住娘子說了，要算計夜間白溝河三人戰呂布。

那日連李成名媳婦也要算計在裡邊宿歇，恰好到晚上李成名被蠍子螫了一口，痛得殺狠地動的叫喚。他的娘子只得出到外邊守他，單只剩了晁住娘子合唐氏在後面。三個收拾了門戶，吃了一會酒，對了星月，也不管那褻瀆三光，肆無忌憚的狂肆。晁住老婆狂了一會，覺得下面似溺尿一般，摸一把在那月下看一看，原來是月信到了。他便走到自己睡的房內收拾乾淨，卻又酒醉飯飽了，還有甚麼掛彈，就便上牀睡了。晁大舍把個火爐撥在前面，自己暖了酒，一邊吃，一邊合唐氏在那明間的當門做生活。做到二更天氣，歇了手，吃了酒又做活。辛苦了，兩個也就一覺睡熟，不管那天高地下閒事。

小鴉兒那日與姐姐做了生日，到了日落的時候，要辭了姐姐起身，姐夫與外甥女兒再三留他不住，拿了一根悶棍，放開腳一直回來。看見大門緊緊的關著，站住了腳，想道：「這深更半夜，大驚小怪的敲門，又難為那老季，又叫他起來；且是又叫唐氏好做迴避我。那一夜叫我出去掏火，我後來細想，甚是疑心。我拿出飛簷走壁的本事來，不必由門裡進去。」將那棍在地上拄了一拄，把身子往上騰了一騰，上在牆上。狗起先叫了兩聲，聽見是熟人喚他，就隨即住了口。

小鴉兒跳下牆來，走到自己房前，摸了摸兒，門是鎖的。小鴉兒曉得是往晁源後邊去了，想：「待我爽利走到裡面看個分明，也解了這心裡的疑惑。李成名老婆是在外邊睡的；若他在裡邊與晁住老婆同睡，這是自己一個在外邊害怕，這還罷了。」掇開了自己的房門，從皮擔內取出那把切皮的圓刀，插在腰裡，依先騰身上牆，下到晁源住的所在。

那夜月明如畫，先到了東廂房明間，只見晁住的老婆赤著身，白羊一般的，腿縫裡夾著一塊布，睡得象死狗一般。回過頭來，只見唐氏在門外站住，見了小鴉兒，也不做聲，抽身往北屋裡去了。小鴉兒道：「這卻古怪！為甚的這樣夜深了還不睡覺？見了我，一些不說甚麼，抽身往北屋去了？」隨後跟他進去，那裡又有甚麼唐氏，只見兩個人脫得精光，睡著爛熟。

小鴉兒低倒頭，仔細認看，一個正是晁源，一個正是唐氏。小鴉兒道：「事要詳細，不要錯殺了人，不是耍處。」在那酒爐上點起燈來，拿到跟前看了一看，只見唐氏手裡還替晁源拿著那件物事，睡得那樣胎孩。

小鴉兒從腰裡取出皮刀，說道：「且先殺了淫婦，把這個禽獸叫他醒來殺他，莫要叫他不知不覺的便宜了！」把唐氏的頭割在牀上，方把晁源的頭髮打開，挽在手內，往上拎了兩拎，說道：「晁源，醒轉來！拿頭與我！」晁源開眼一看，見是小鴉兒，只說道：「饒命！銀子就要一萬兩也有！」小鴉兒道：「那個要你銀子！只把狗頭與我！」晁源叫了一聲「救人」，小鴉兒已將他的頭來切掉；把唐氏的頭髮也取將開來，結成了一處，掛在肩頭，依舊插了皮刀，拿了那條悶棍，騰了牆，連夜往城行走。這正叫是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不知這事後來怎生結束，再看後來接說。